

## 第三章 合浦廉政历史文化维系海上丝绸之路内 外交通

《淮南子·泛论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从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来看，廉政官员维系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便是疏通水陆交通，发展内外贸易。合浦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中国大西南出海通道和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就是因为交通便利，沟通内外十分便捷。汉代马援南征，平定交趾二征之乱，沿途“穿渠灌溉，以利其民”<sup>[1]</sup>，有力地发展了南流江航运。唐代后期“海门镇”以及北部湾沿海军镇的设置对维系北部湾海域交通，打击交趾海贼劫掠，加强中央与岭南地区的联系，具有深远意义。此后，合浦作为国际水路交通要冲，发挥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东南亚地区联系的通道和纽带作用，这有赖于廉政官员的努力。

### 一、马援与合浦南流江航运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郡麋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嫁给朱鸢人诗索为妻。诗索因故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而起兵反汉。东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平定交趾二征之乱。马援南征对岭南边疆的治理来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历史功绩非常显赫。马援死后被封为忠成侯，“忠成”二字是对马援最好的褒奖，也是日后士人歌咏的主题之一。

马援平定二征之乱后，先健全政区设置，加强对岭南世居少数民族的管理。他指出西于县有三万二千户，远界去庭千余里，这样过宽的县级政区治所并不利于管理，为此，请求将西于县一分为二，即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获得了朝廷的许可。然后，面对越人的传统治理习俗与汉朝律令不一致的情况，他“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sup>[2]</sup>。“申明旧制”即指在岭南仍以传统的民族治理习俗为主，就是史家所常说的汉代在岭南地区“以故俗而治”的传统治策。马援的做法有效地调和了汉律与越律之间的矛盾，以健全郡县制、削弱雒将势力和尊重越人习俗的软硬兼施的治策，加快了岭南内郡化的进程，利于保持中国岭南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这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马援还率军南征随山刊道，辟拓交通，对所经地区的交通发展大有裨益。博白县的伏波祠在马门滩博白、北流之界，“马援南征交趾，旋师过此，见江流迅激，舟楫不通，乃凿石导江，后人立祠报之”<sup>[3]</sup>。唐代高骈出征安南时，在今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凿通了天威径（今潭蓬运河），天威径是在马援南征未凿通的潭蓬古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修通的。

岭南地区有不少关于马援穿渠灌溉的记载。如唐代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就

持此观点。此说在元代时也有支持者，据黄裳所作的《灵济庙记》：“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继疏之。”对于岭南地区传统的稻作农业而言，兴修水利自然是功德无量之事，这直接为马援的历史功绩添上一笔重彩。马援平定交趾二征之乱后，立铜柱以标汉界。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郁水又南自寿冷县，注于海。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并援引东晋俞益期作的《笈》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sup>[4]</sup>马援铜柱在越南中部象林地界，而马流人（又称马留人）应该是马援大军留下的戍卒及其后裔的统称，他们的分布应该是一个较广的范围，可能并不局限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

总的来说，马援南征平定交趾二征之乱，并推行一系列的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巩固了边疆，又加强了中央与岭南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 二、灵渠与合浦交通

唐代，灵渠的重新开凿恢复了合浦前往中原地区的水运交通道路。鱼孟威的《桂林重修灵渠记》载：

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谓之漓水焉。旧说，秦命史禄吞越峽而首凿之，汉命马援征征侧而继疏之。所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年代浸远，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潺潺然不绝如带，以至舳舻经过，皆同鼻荡。虽篙工楫师，骈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为焉。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sup>[5]</sup>

文中介绍了灵渠连通漓江，并记录下了前代对灵渠的修建记录，即秦为征伐南越，命史禄首凿灵渠，沟通湘漓水道，进而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随后东汉马援因平定交趾二征叛乱的需要，对灵渠水道进行了疏通。“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则充分展现了灵渠畅通对这一区域乃至整个南北水运交通的重要性。之后，灵渠因年久失修，逐渐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文中的记载充分展现了在秦汉时期灵渠水道所发挥的军事作用，成为中国北方对岭南地区用兵的主要交通通道。由此也可以看出，灵渠虽然作为中国南北水运交通要道，但是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在马援以后便再没有被疏浚，因而导致“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而当中仍然值得注意的

是，文中感叹“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产生这样的古今对比，就是因为灵渠的畅通或淤塞的差别。相同的则是，在唐以前灵渠对“安蛮夷”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秦汉还是唐代，灵渠都是对岭南地区军事行动重要的水运交通通道，其水运交通道路通往的对象直指合浦、交州。

洎乎宝历初，给事中李公渤廉车至此，备知宿弊，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行舟。遂铍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真注，且使溯沿不复稽涩，李公真谓亲规养民也。然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筏为偃，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圯，于今亦三纪余焉。桂人复苦，已恨终无可奈何矣。况近岁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转使桂人肤革羸腊，手足胼胝，且逃且死，无所诉怨，殆十七八矣。<sup>[6]</sup>

至唐宝历元年（825年），给事中李渤曾至此，对灵渠进行了维修，其中“遂铍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真注”，这当中提到的铍嘴以及南渠的斗门，即修建用于拦截河水的拦河坝和陡门。<sup>[7]</sup>铍嘴有利于平顺地分水，南北陡门则可以使陡斜的水面转变为阶梯状水面，把急流变为缓流。<sup>[8]</sup>但因主持疏导的官吏没有很好地按照李渤的要求，施工质量未得到保障。鱼孟威在这篇碑文中指出，“然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筏为偃，间散木为门”，不久仍“湮圯”。而当时凶蛮寇仍在作乱，疏导灵渠的需要日益显得重要，以致“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显然，灵渠的作用在战时发挥着运输军需和人员的重要作用，而在平时则为行旅以及商贸的主要通道，李渤的疏导的目的显然不完全是军事的，也有“养民”的愿望。

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镇于此，舫棹岭首，备观其事……因召君素：“若能主张乎？”君素唯之，遂领其事。凡用五万三千余工，费钱五百三十余万。固不敢侵征赋，必竭其府库也。不敢役穷人，必伤其和气也。皆招求美财，标求善价，以佣愿者。自九年兴工，至十年告毕，其铍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繇是科徭顿息，来往无滞，不使复有胥怨者。<sup>[9]</sup>

至唐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在此处重新凿通灵渠之时，高骈已平定蛮寇叛乱<sup>[10]</sup>。显然此时凿通灵渠固然有军事运输方面的需要，也为商旅通过此水运交通道路提供了良好的通行条件，“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就说明这条水运交通道路的运输能力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根据《桂林重修灵渠记》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朝廷对灵渠的开凿以及疏浚，其军事目的无疑是首位的，但也无法忽略其在中国南北商旅沟通方面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的作用，才会牵引出“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可见在唐代，

灵渠仍然是中国南北沟通往来的重要水运交通道路。正如司徒尚纪所言，这条水道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浦港作为其向南的出海口之一，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 三、晚唐海门镇与北部湾沿海交通

#### （一）行交州海门镇位置

魏晋以后，合浦郡统治中心逐渐向其东部、北部发展。历经隋初至唐代中期，合浦地区废置郡县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区域部分地名辨识困难，晚唐行交州海门镇即是其一。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攻陷交趾，唐政府随即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sup>[11]</sup>。关于海门镇的具体位置，目前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

其一，海门镇位于安南武安州，即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北。依据的材料是《越南地輿图说》，其文云：

安广省，领（海东）府一。古安邦，秦属南海，汉属交趾，唐改武安州，后置海门镇。<sup>[12]</sup>

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版的《辞海》亦引此说，撰“海门”词条内容为：

海门 ①古镇名。故址在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县北。唐时自岭南赴安南皆由此进。<sup>[13]</sup>

其二，海门镇位于今广西博白县东南。《资治通鉴》“裴行立至海门而卒”条胡三省注曰：

海门镇，在白州博白县东南。<sup>[14]</sup>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八〇《广西三》“梧州府·博白县”条中持此说：

海门镇，（博白）县东南百五十里，旧为入安南之道，唐咸通三年南诏复寇安南，敕都护蔡袭退屯海门，时袭已为贼所围，诏不得达。四年安南为南诏所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寻复置安南都护于此。六年高骈治兵海门镇，进复安南。又石晋天福二年，交州乱，南汉刘龔图乘机取其地，屯兵于海门是也。<sup>[15]</sup>

杨希义在《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中对以上两种说法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越南海防之说虽然在地理上有一定道理，但唐咸通四年（863年）时，交趾已为南诏所陷长达半年，且南诏已经控制了安南全境，唐王朝不大可能将行交州和安南都护府设置在已经被南诏所控制的武安州。而博白县东南之说，杨希义则认为是不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而形成的错误说法，无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还是行政区划来

说都不能成立。<sup>[16]</sup>

从交趾失陷后朝廷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中可以窥见，朝廷急于构筑邕州至廉州战略前沿，并相互依托，徐图进取。唐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交趾二度被南诏攻陷，安南都护蔡袭溺海亡，幕僚樊绰携印渡江。三月，“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sup>[17]</sup>。“郑愚自陈非将才，愿更择人。会康承训自义成来朝，乃授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兵万人从之”；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调山东兵万人益戍，以容管经略使张茵镇之。因命经略安南，茵逗留不敢进”<sup>[18]</sup>。“七月，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sup>[19]</sup>“（咸通）五年正月，南诏寇州。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三月，“南诏帅众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

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sup>[20]</sup>，五道军八千人皆没（天平军后一日到得免）。七月，任高骈为安南都护，“高骈治兵城海门”<sup>[21]</sup>。此时，湘漓水道至南流江出海通道运输困难，于是谋划由福建馈运军粮至广州，沿海经廉州、钦州，再到达交州。李商隐在《为荜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中记载：

使当道先准诏发遣行安南行营将士五百人，其月粮钱米并当道自般运供送者……又当管去安南三千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又遭飓风，打损船三只，沉失米五百余石，见钱九十贯。其月十八日至昆仑滩又遭飓风，损船一只，沉失米一百五十石，至今姜士贇等尚未报到安南。<sup>[22]</sup>

从此文可以看出，海门濒临大海，且时有台风之患，若言位于博白东南（东南无大江，转运不便，东南疑为西南之误），定非博白境内。安南失守，邕州告急，朝廷将安南都护府迁往海门镇，欲令张茵从容管发兵收复安南，但张茵不敢贸然前进，在今南流江的出海口一带复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可以有效地利用岭南西道的战略纵深和在今江西、湖南等地的战略物质，做好收复安南的准备，而在已经失陷的海防安阳北设防显然不具备这种战略支持。

其三，海门镇位于廉州西南。南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廉州·太平军》云：“太平兴国八年，改太平军，置海门镇。”《明一统志》卷八二《廉州府》“废太平军”条载：“废太平军，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海门镇，宋太宗时置，咸平初废。”<sup>[23]</sup>《（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七四《郁林州》“关隘”条云：“海门镇，在博白县西南一百五十里，旧为入安南之道。唐咸通三年，南诏寇安南，敕令都护蔡袭进屯海门镇。四年安南为南诏所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寻复置安南都护于此。六年，高骈治兵海门镇，进复安南。”<sup>[24]</sup>

杨希义认为这种说法较前两种更为准确，不过仍存在误差，海门镇应该在今合浦。其文通过对咸通年间高骈平安南疏浚合浦江之事进行分析梳理，以及结合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军事活动，推断海门镇应位于南流江下游的濒海之处，即今合浦一带。廖幼华则在其讨论海门位置的专文《唐末海门之兴起及地理位置考》中持此论，进而分析此海门镇即今合浦县城廉州镇。<sup>[25]</sup>

唐代以来的方志、碑刻文献亦可佐证海门位于合浦县濒海处，《唐干符中碑》具体记载了高骈征交趾回程由合浦出发：

唐咸通末，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僚，诏归阙，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经是滩，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无艰阻。干符中，俊立碑以纪其事，碑今存焉。<sup>[26]</sup>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府周硕勋纂修《廉州府志》云：

太平兴国中，徙州治于长沙场，改置太平军，元祐间，徙海门镇。即今府治。咸平初复为廉州。<sup>[27]</sup>

这里也将唐宋之际的海门镇与宋元祐以后的廉州府城等同。关于“海门”得名，《（崇祯）廉州府志》有这样的解释：“廉境之山，由东迤邐而南，直出海上，曰冠头岭；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乌雷岭，今二山对峙，相夫可二十里，古谓合浦为海门，迨谓此也。”<sup>[28]</sup>

## （二）置海门镇的意义

唐代晚期交州沦陷，为了应对北部湾的危急形势与有效控制沿海航线，除在廉江口的海门建立军事指挥中心外，还于今合浦县海门港两侧分别建立鹿井寨与三村寨。《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唐置廉州，地界控海口。有瘴江，置二寨守之。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人海通交州水路。三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sup>[29]</sup>鹿井寨既是为控制象鼻沙而建置，其位置当在乌雷岭附近。宝蛤湾其地不详。于合浦海门镇设行交州以及之后设军寨，主要出于维系粤西通往交趾海道稳定的需要。

表2 唐代晚期至宋初海门镇重要军事活动一览表

朝代	时间	事件	文献记载	出处	备注
唐	咸通四年 (863年)	南诏攻陷交趾，残余将吏逃归海门（今合浦廉州镇南）	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	《唐大诏令集补编》卷二〇 《仁政·赈恤》	同年，朝廷于海门置安行交州、安南都护府，筹划南征事宜。咸通七年（866年）收复安南，安南都护府迁回交趾

朝代	时间	事件	文献记载	出处	备注
唐	咸通五年 (864年)	益海门镇军	正月，南诏寇州。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九》	
南汉	大有十年 (937年)	屯兵海门	交州牙将皎公羨杀杨廷艺自立，廷艺故将吴权攻交州，公羨来乞师。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襄以兵驻海门	《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宋	开宝五年 (972年)	造海船	庚戌，置安化军于密州，令海门造船通交州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	

唐至五代时期合浦海门港不失为岭南地区一大军事港口，发挥沟通交趾与内地的联系以及维系岭南地区稳定的重要作用。但船只经海门港北上并非一帆风顺，史籍记载唐咸通中安南都护高骈平定安南叛乱北归时经北戍滩，见其湍险，中有巨石，故募人平之，以通舟楫，才使得南流江通往合浦入海的航道更为顺畅。<sup>[30]</sup>过北戍滩后还要再行船四十里，到达更为险阻的马门滩。马门滩位于南流江中，在博白县西南六十里处，马援南征曾经过此地，还曾凿去险石以缓解湍急的江流。<sup>[31]</sup>碑文云，“北戍滩，在博白县西南一百里马门滩之下。唐咸通末，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僚，诏归阙，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经是滩，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无限阻。干符中，俊立碑以纪其事”<sup>[32]</sup>。高骈对北戍滩的疏通，说明唐代南流江的航运在当时是人们由安南北上中原的重要通道之一。经博白后，南流江汇入定川水、罗望江，逆流而上艰难到达鬼门关。在鬼门关，人、货均需转行陆路，到达北流县，然后才能再次登船，经容县、藤县，溯江北上，到达漓江，从漓江过灵渠通湘江，较为困难。

钦州港兴起，逐步取代海门港。钦州港以钦江为依托，与合浦港同样濒临北部湾，位于合浦港西面，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形成钦州湾，是良好的避风港口。相比合浦港，钦州港距离中南半岛更近，钦州的西南部直接与交趾接壤，从交趾境内的永安州出发，沿岸而行，“不半里（疑为日）即入钦港”<sup>[33]</sup>，朝发暮到，一日可至。此外，从交趾到钦州港可以避开位于钦、廉之间的风波险恶的乌雷岭，减少了航程的危险，故有“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sup>[34]</sup>。南宋时周去非曾任钦江教授，其所撰《岭外代答》记载了钦州与交趾贸易频繁往来情况：“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sup>[35]</sup>而从安南使者多次的进贡路线来看，当时钦州的地位已经远胜合浦：

其国（安南）入贡，自昔由邕或钦入境。<sup>[36]</sup>

绍兴二十六年，乞入贡，许之，乃遣使由钦入。<sup>[37]</sup>

其后谢赐，继至钦，又数乞入贡。莫之许矣。<sup>[38]</sup>

自贡象之后，李邦正再使来钦……而使者至钦，则乘凉轿，雨晴皆用之。<sup>[39]</sup>

钦州港取代合浦港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海岸通外最便捷的港口：“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sup>[40]</sup>从廉州海盐北运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南流江的运输能力下降：“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斤两重于东盐。而商人犹艰之，自改行官卖。运使姚孝资颐仲，实当是任，乃置十万仓于郁林州，官以牛车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sup>[41]</sup>这里提到从廉州往郁林州通常所采用的方式为陆运，到郁林州后才通过西江散往各州。《宋史·食货志》载：“广西地广莫而凋瘵，食盐有限，商贾难行。自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sup>[42]</sup>可见当时南流江的运输能力已经下降，廉交海道的地位渐被钦交海道所取代，这也是南宋以后合浦海门港湮没无闻的原因。《（道光）博白县志》载：“海船自廉州来者，乘夏水方涨时，可直抵沙河圩。”<sup>[43]</sup>可见南流江航运能力虽有所下降，但明清时期南流江航道仍具有一定的通航能力。

#### 四、宋代北部湾海防

合浦位于中国边疆且濒临北部湾，历来是沿边军事海防的重镇。安南独立后内部统治不稳，今越南北部等有海盗军事集团活动，北部湾的合浦、钦州等地往往首当其冲。宋元两朝，但凡要对交趾用兵，必会师于廉州一带。宋开宝六年（973年）四月，丁璉遣使来贡方物，并上表请求内附。不久，黎桓篡丁氏自立。宋太宗欲借此机会讨平交趾，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下诏征交趾，言“交趾虽稽首以称藩，颇缮兵而自固”<sup>[44]</sup>。并派遣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浚、左监门卫将军崔亮由邕州，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提、合门抵候王撰由廉州并进交州以讨黎桓。惜战事不利，白藤江口一役，知邕州侯仁贵战死，二百艘战舰落入敌手，军士又多死于炎瘴。邵晔上《邕州至交趾水、陆路图》，而宋真宗言道：“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sup>[45]</sup>宋神宗熙宁年间征交趾，监察御使蔡承禧上书，认为此举乃“以远而劳近，以夷而困夏”<sup>[46]</sup>，于是朝廷转为防守。此后，交趾常常寇边，杀伤吏民，掠夺人口、财物。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交州寇钦州及如洪寨口畜甚众”<sup>[47]</sup>。天圣六年（1028年），交趾李公蕴派人入边地劫掠人口。嘉祐五年（1060年），交趾与申峒夷人寇边。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以舟师驻湖阳镇，谋以两路入寇钦、廉州”<sup>[48]</sup>。

《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三年……丁巳，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会钦、廉州。戊午，并江南行枢密院四处入行省。命荆湖占



城行省将江浙、潮广、江西三行省兵六万人伐交趾。”<sup>[49]</sup>因此，合浦内外水道的作用在军事活动中十分突出。

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前集》简述了廉州沿革，并对廉州沿海防务有详细的记载：

廉州，合浦郡，汉所置，吴改珠官郡，兼置临瘴郡，及越州领郡三，并治于此。时西江督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穿土为城，威服瑶僚<sup>[50]</sup>。唐置廉州，地界控海口，有瘴江，置二寨守之，东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钦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至钦州百四十里，东南、西南皆大海，东北白州二百六十里。

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

三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

海路州西南边海有谭家水口、黄漂水口、藏涌水口、西阳水口、大湾水口、大停水口，并入海之路。<sup>[51]</sup>

对廉州的沿革以及治所，文中交代的并不是十分清楚。但从文中所载的“四至”情况，可见这里所指的廉州应不是位于今浦北县泉水镇的旧州一带。合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其治所已经北移，这一时期越州治所以及之后改称的廉州治所皆位于今浦北县泉水镇，目前城址治所已经考古发掘。文中所记载的“四至”的中心位置，极有可能是海门镇的“四至”。海门镇的设置最初便与军事密切相关。唐咸通四年（863年），南诏攻陷交趾，同年复置安南督护府于海门镇，高骈便治兵于此。杨希义在《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文中指出，实际上北宋初期曾对廉州及其治所合浦县进行了三次移址，第一次是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移州治于长沙场；第二次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廉州建太平军，并移治海门镇；第三次则是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废太平军，复置廉州合浦县于海门镇。而后合浦治所历经元明清相承不改，今广西合浦县仍治于此。<sup>[52]</sup>这说明文中所载的廉州的“四至”即海门镇的“四至”，而并非唐代廉州治所的“四至”。

文中所提及的唐所置鹿井、三村两处军寨，一处控扼交州水道，一处制约雷州海南，对唐王朝国家的沿海边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鹿井寨位于州西南，《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太平军”条中述其四至八道时提及：“（太平军）东至郁林州界三百四十里，西南至鹿井与钦州乌土镇接界，西北至射乌岭与钦州分界二十里。”<sup>[53]</sup>可见鹿井寨实位于钦、廉边界之处，控象鼻沙大水口，象鼻沙“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磧乃阔数丈，以通风帆。不然，钦殆不得而水运矣”<sup>[54]</sup>，可见象鼻沙大水口对钦廉、廉交、钦交的通航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处设置的鹿井寨在军事和商旅交通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奇怪的是，文献中关于鹿井寨的记载极少，除上述曾公亮《武

经总要前集》和乐史《太平寰宇记》两部宋人所撰文献提及外，有李贤《明一统志》载：“如昔寨，在钦州西一百六十里交趾界上，寨据大山之巅，势甚险阻。宋置管辖如昔等七洞，天禧间岁调兵守之。鹿井寨在合浦县。”<sup>[55]</sup>此二者皆以钦州如昔寨与鹿井寨并举，有关钦州如昔寨，不仅详细描述其位置，更细数其沿革，关于鹿井寨则仅简单载其位于合浦县，再无他言。而三村寨的记载更为寥寥，几不见于史籍。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云：“钦州前世守御可考者，宋置二寨，一曰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一曰三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海口，东南转雷州之递角场。”<sup>[56]</sup>由此可确切得知，到了清代，鹿井、三村二寨已经不复存在，而其被取缔的时间事实上应该更早，且此时以二寨为钦州之守御而不提合浦，可见在时人眼中，钦州在边防中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合浦。

## 五、经合浦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政治交往

“越舳吴艇，不能无水而浮”<sup>[57]</sup>，而水上尤其是海上航行难免遇覆舟、裂舟、漏渗等险。广西江河曲折，不乏险滩，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中有“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难”之言<sup>[58]</sup>。桂江之险概在平乐至梧州段，“自昭而下至梧，多锐石，滩高而水湍激，两岸皆悬崖峭壁”<sup>[59]</sup>。南流江流经博白西南有马门滩，《元丰九域志》载：“马门滩，马援南征，以江流迅激，舟楫不通，乃疏作尽去其石，余有二巨石，双立若门，因谓之马门，如奔马。”<sup>[60]</sup>此滩一直威胁过往船只，高骈南征得胜，自合浦北归，经马门滩时，“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sup>[61]</sup>。海上航行风险更大，风浪、暗礁往往不可避免，遇到极端天气容易迷失方向，虽财利所系，船民仍有“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sup>[62]</sup>之感。汉代州刺史职责之一是巡行诸郡、县，检核吏治民风，而交州刺史惮于风浪，“行部不渡涨海”。<sup>[63]</sup>唐代，“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陆岸而归，不惮辛苦，盖避海鲛之患也”<sup>[64]</sup>。可见交广海道有鲸鱼覆舟之险，交趾商旅回程不乏水陆兼程者。北部湾沿海一带同样风大浪高、暗礁无数，据李商隐《为荜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载：“又当管去安南三千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其年十二月六日差纲某等搬送酱、菜、钱、米，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又遭飓风，打损船三只，沉失米五百余石。”<sup>[65]</sup>从广州运送粮食、酱菜等补给至安南的军事行动由于在合浦、钦州遭遇大风，损失较为严重，且严重迟滞。在高骈未修凿天威遥及疏浚交广海道前，“南海至交州有石隐水中，尝覆舟”<sup>[66]</sup>。唐宋之际，“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sup>[67]</sup>。可见广西北部湾海道艰难，舟船沉溺风险很高。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天顺间，州（廉州）江口日为沙塞，前人曾用功凿筑，水势汹涌，功程弗就。正德五年，佥事李瑾阅大江，流水与州江口湾，地慢百余丈，开凿疏通。”<sup>[68]</sup>明代廉江多次

被浚治，也证明廉江一直不是很通畅。“前人曾用功凿筑”则说明可能在宋元时期廉江的通航能力就有所下降。

朝廷经略交趾（安南）地区通常会选择水路，而经广西北部湾地区到达交趾是最便捷的通道，维系这条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交州地区稳定的重要条件。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征讨南越，大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交趾、九真）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路）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骆将主民如故”<sup>[69]</sup>。建武十七年（41 年），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sup>[70]</sup>。三国吴黄武五年（226 年），吕岱征交趾，“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sup>[71]</sup>。《宋书·州郡志》言交州“去京都水一万”<sup>[72]</sup>，应是就海上航程而言。梁大同七年（541 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贲……至合浦”<sup>[73]</sup>。唐代，合浦港在交广海路中仍发挥积极的作用，贞元二年（786 年），陇两李某“由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经略、守捉、招讨、处置等使为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经略、观察、处置等使。实授兵符，加拥使节，某月自合浦如南海”<sup>[74]</sup>，李某正是通过合浦港沿海路到广州赴任。军队征讨交趾依然将合浦、钦州作为重要的中转站和集结地，据李商隐《为蒙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载，官兵“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又遭飓风，打损船三只，沉失米五百余石，见钱九十贯。……至今姜士贲等尚未报到安南”<sup>[75]</sup>。唐懿宗咸通四年（863 年），南诏攻陷交趾，唐政府随即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sup>[76]</sup>，此海门镇就在今合浦县<sup>[77]</sup>。

宋代，邕州为宋王朝的边疆州，也是广南西路的紧要之地，有诗述道：“邕为五管雄，地控西南域。”<sup>[78]</sup>邕州地连大理、罗殿、自祀、特磨和安南，凡诸蕃欲通宋，必须取道邕州，地理位置可谓极为重要。对此，在孝宗时任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的帅臣张拭于淳熙二年（1175 年）十一月上奏有言：“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殿、自祀，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sup>[79]</sup>南宋时节制广南的李曾伯在《帅广条陈五事奏》中提到：“广右之藩篱在邕，邕之藩篱又在两江，习南方形势者素有此论。盖以右江通大理来路，左江与安南接境，两江羈縻州、峒险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赖此以控制之故也。”<sup>[80]</sup>

表 3 汉至宋合浦及其周边地区重要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一览表

时代	时间	事件	相关记载	资料来源	备注
西汉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	南越王降汉	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交趾、九真）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路）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骆将主民如故	《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	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征讨南越，大军到合浦，越王遣使者降

时代	时间	事件	相关记载	资料来源	备注
西汉	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	设置合浦郡	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汉书》卷六《武帝纪》	据《汉书·贾捐之传》载：“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所设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元封元年 (公元前110年)	进军征讨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东汉	建武十六年(40年)	造船、存粮、修路等	长沙、合浦具舟船，修桥道，通障溪，储粮谷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交趾二征起义，迅速扩大至苍梧、郁林、合浦诸郡，光武帝即命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叛
	永初三年(109年)	平定叛乱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逵督州郡兵讨之。……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元初三年(116年)	地方暴动	元初二年(115年)苍梧蛮夷反叛，翌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光和元年(178年)	地方暴动	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交趾）刺史朱俊击破之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此次叛乱历时四年
	中平元年(184年)	地方暴动	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	
吴	黄武五年(226年)	征讨交趾，过境合浦	(吕岱征交趾)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	《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宝鼎三年(268年)	交战	(晋交趾太守杨稷)遣将军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战于古城，大破吴军，杀(刘)峻、(修)则	《华阳国志》卷四	
	建衡元年(269年)	交战	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翊、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	吴建衡三年(271年)，“(虞)汜、(陶)璜破交趾，擒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自此，吴重新控制交州，并任陶璜为交州刺史

时代	时间	事件	相关记载	资料来源	备注
晋	咸安元年 (371年)	采珠	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佛光艳，交州送台，以施于像又合焉	《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	“佛光艳(焰)”可能是一种金黄色矿物质或水生贝壳之类，将之碾成粉末施于佛像，即能发光，佛教称之为佛光
	义熙六年 (410年)	义军袭扰	(卢)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谄而败之	《晋书》卷一〇〇《卢循传》	
南朝梁	大同七年 (541年)	征讨交州，过境合浦	交州土豪李贲反……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贲……至合浦	《陈书》卷八《杜僧明列传》	
唐	武德八年 (625年)	地方暴动	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治所在今浦北县)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	不久，宁道明为州人所杀
	贞观十二年 (638年)	开拓钦州至交趾道路	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僚，置凜州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岭南道》	“开拓夷僚”，“僚”原文为“僚”
	约高宗时期	赴佛国求法	(智弘)至合浦升舶……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至室利佛逝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洛阳智弘法师》	
	开元十年 (722年)	安南梅鸾反叛	(杨)思勳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胎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	《新唐书》卷二〇七《杨思勳传》	《唐虢国公杨思勳造像记》云“虢国公杨思勳其人也……横行边徼，追马援之功”
	贞元十年 (794年)	西原蛮暴动	钦州蛮黄少卿反，围州城。七月，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	
	元和十五年 (820年)	西原蛮暴动	黄洞蛮破钦州千余镇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	
	长庆四年 (824年)	西原蛮暴动	邕州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九》	
	成通四年 (863年)	南诏攻陷交趾，残余将吏逃归海门(今合浦廉州镇南)	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	《唐大诏令集补编》卷二〇《仁政·赈恤》	同年，朝廷于海门置安行交州、南都护府，筹划南征事宜。成通七年(866年)安南收复，安南都护府迁回交趾

时代	时间	事件	相关记载	资料来源	备注
南汉	大有十年 (937年)	屯兵海门	交州牙将皎公羨杀杨廷艺自立，廷艺故将吴权攻交州，公羨来乞师。龚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龚以兵驻海门	《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开宝五年 (972年)	造海船	庚戌，置安化军于密州，令海门造船通交州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	
宋	熙宁八年 (1075年)	交趾入寇钦、廉州	交趾以舟师驻湖（疑为潮）阳镇，谋以两路入寇钦、廉州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一至三六	另据《（崇祯）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载“十一月戊寅交趾大举入寇，陷钦州。甲申，陷廉州”
	淳熙元年 (1174年)	交趾入贡	交趾入贡，繇（由）钦州路以归	《（崇祯）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广西北部湾地区陆上通道的开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共同推动使之形成了特色市场。《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僚市”<sup>[81]</sup>，“僚市”<sup>[82]</sup>方便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沿海地带还出现了交易海产品与珍奇异物的“鬼市”，唐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sup>[83]</sup>诗中生动展现了海边鬼市的采珠活动。“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sup>[84]</sup>内地商人与海外舶商追逐利益，甚至深入山村，收买特产。唐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中有“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枕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sup>[85]</sup>之句。《盐铁论》云：“珠玕犀象……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sup>[86]</sup>自古以来，合浦等地“夷人号越筩，多采珠及甲香为业”<sup>[87]</sup>。直到宋代，采珠“蛮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sup>[88]</sup>。由于夷民与山民大多质朴，缺乏商业经验，虽有奇珍，但获利不多。

廉州、钦州在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迅速兴起，有航道与琼州以及海外诸国相通，是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sup>[89]</sup>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唐宋时期广西与越南的贸易情况做了详细、具体、生动的描写：“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sup>[90]</sup>因此，“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香料）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sup>[91]</sup>宋代，东南亚地区商人携带金、银、铜钱、沈（沉）香、生香、熟香、光香、真珠、象齿、犀角等到钦州、廉州，中国的商人则用“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稍稍）博易”；由于廉州、钦州贸易港口逐步兴盛，甚至出现“富商自蜀

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sup>[92]</sup>。宋陶弼在诗中这样写道：“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sup>[93]</sup>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云：“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由于合浦的珍珠丰收了，商家大量涌入廉州珠市，并对合浦珍珠价格实惠感到高兴，而合浦珠民也对占城（今越南）商人运来交易的大米感到满意。这是宋代廉州商贸繁盛的真实写照，可见宋代廉州、钦州与中国西南腹地及与东南亚各国贸易之盛。

---

[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8-840页。

[2] 同[1]。

[3]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一四六《建制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14页。

[4]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6页。

[5]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一三《纪》，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97页。

[6]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一三《纪》，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97页。

[7] 范玉春：《灵渠的开凿与修缮》，《广西地方志》2009年第6期，第49-51页。

[8] 郑连第：《灵渠工程及其演进》，《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5年第3期，第10-29页。

[9]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一三《纪》，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97页。

[10] 高骈平定交州、钦州一带蛮寇在咸通七年（866年），见上引《旧唐书·懿宗本纪》。

[11]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成通四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5页。

[12] [清]盛庆绂：《越南地輿图说》，转引自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第78-79页。

[13]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著《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940页。

[14] [明]严行：《资治通鉴补（六）》卷二四一《唐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5]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八〇《广西三》，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25页。

[16] 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第78-79页。

[17]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成通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4页。

[18]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4页。

[19] 同[17]，第8105页。

[20]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成通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8页。

[21] 同[20]，第8112页。

[2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七三，[唐]李商隐《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2页。

[23]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八二《廉州府》，《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

书·史部》(207),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467页。

[24]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七四《郁林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25] 廖幼华:《唐末海门之兴起及地理位置考》,《“国立”中正大学学报》1999年第8卷第1期,第253-282页。

[26] 马蓉、陈抗、钟文、栾贵明、张忱石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之《郡县志·梧州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页。“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僚”,“僚”原文为“獠”。

[27] [清]周硕勋修,王家宪纂《(乾隆)廉州府志》,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4-25页。

[28]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一四《外纪志》,崇祯十年(1637年)刻本影印,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29] [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一《边防·广南西路·廉州》,郑诚整理,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275-1277页。

[30]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9页。

[31]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八〇《广西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878页。

[32] [清]谢启昆修,胡虔撰《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01页。

[33]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一《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页。

[34]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35] 同[34],卷五《财计门》,第145页。

[36] 同[34],卷二《外国门上》,第106页。

[37] 同[34],卷二《外国门上》,第107页。

[38] 同[34],卷二《外国门上》,第107页。

[39] 同[34],卷二《外国门上》,第108页。

[40] 同[34],卷三《外国门下》,第122页。

[41] 同[34],卷五《财计门》,第139页。

[42] [元]脱脱:《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66页。

[43] 《(道光)博白县志》,玉环书院藏版,第106页。

[44] [越南]黎崱:《安南志略》卷二《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征交趾诏》,武尚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0页。

[45] [元]脱脱:《宋史》卷七《真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页。

[46] [宋]蔡承禧:《上神宗论再征交趾》,引自[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三《边防门·交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5页。

[4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9789页。

[48] 同[47],第9785页。

[49]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8页。

[50] “瑶僚”,原文为“瑶獠”。因“瑶”为民族歧视性称谓,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偏见与历史局限性,为与目前的政策、形势相适应,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辩证对待,用了偏中性且字形相近的“瑶”来替代。后文仍有不少此类情况,依此原则处理,并注出原文。

[51] [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一《边防·广南西路·廉州》,郑诚整理,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275-1277页。

[52] 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第78-79页。



- [5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28页。
- [54]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 [55]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八二《廉州府》，《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207)，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467页。
- [56] [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上，《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33)，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468页。
- [57] [汉]刘安等撰，何宁释《淮南子集释》卷二《傲真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3页。
- [58]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一，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4页。
- [59]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方輿胜览》卷四〇《广西路·昭州》，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32页。
- [60]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附录》，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5页。
- [61] 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郡县志·梧州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页。
- [62]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六七八《牧守部·兴利》，周勋初等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815页。
- [63] [吴]谢承：《后汉书》卷六《陈茂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
- [64] [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雷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30页。
- [65] [唐]李商隐、李贺：《李商隐全集附李贺诗集》卷一《状》，朱怀春、黄光甫、高克勤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 [66] [越南]黎崱：《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9页。
- [67]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边帅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 [68] [明]戴璟、张岳等：《广东通志初稿》卷一《山川》，嘉靖刻本。
- [69]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七《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60页。
- [7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8-840页。
- [71]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3页。
- [72]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八《州郡志四·交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4页。
- [73] [唐]姚思廉：《陈书》卷八《杜僧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87页。
- [7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二九，于邵《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71页。
- [75] [唐]李商隐、李贺：《李商隐全集附李贺诗集》卷一《状》，朱怀春、黄光甫、高克勤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 [76]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成通四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5页。
- [77] 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第78-79页。
- [78] [宋]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卷八《遗诗·寿邕州赵守》，续修四库全书13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 [79] [宋]留正等：《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溪洞民兵》，续修四库全书 34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33 页。
- [80]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姜锡东主编《中华大典·经济典·户口分典·户口数量总部》，成都：巴蜀书社，2017 年，第 1024 页。
- [81]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僚市》，商璧、潘博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52 页。“僚市”，“僚”原文为“獠”。
- [82] “僚市”，“僚”原文为“獠”。
- [8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九四《岛夷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5592 页。
- [84]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八二《诗·送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第 1435 页。
- [85] 同[83]，卷六三五《送杨环校书归广南》，第 7292 页。
- [86]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9 页。
- [87] [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227 页。
- [88]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九《宝货门·珠池》，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259 页。
- [89]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一《地理门·并边》，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4 页。
- [90] 同[89]，卷一《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第 53 页。
- [91] [宋]范成大著，齐治平校补《桂海虞衡志校补》卷四《志香》，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0 页。
- [92] 同[89]，卷五《财计门·钦州博易场》，第 196 页。
- [93]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一九《广南西路·钦州》，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第 915 页。